

# 鄭可

子



ZHENGKE

1905—1987



1954年1月 在北京

王培波·主编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 鄭可

子  
書

ZHENGKE

1905—1987

王培波·主编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Copyright©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可 / 王培波主编.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

ISBN 978—7—108—02806—8

I . ①郑… II . ①王… III . ①美术—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 ①J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26471号

---

主 编：王培波

责任编辑：黄大刚

装帧设计：王红卫 高小涵

作品摄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发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10001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640毫米×965毫米 1/8 印张：44

字 数：10千字 图版390幅

印 数：0,001—1,800

定 价：398.00元

---

封面题字：黄苗子

封面木刻：《郑可先生像》黄永玉 1954年1月

封底浮雕：《郑可先生像》罗永辉



## 目 录 CONTENT

忆雕塑家郑可（代序） 黄永玉	003	
郑可先生生平 赵旻	004	
三十年代作品	009	1930s 素描、雕塑
四十年代作品	043	1940s 雕塑、陶瓷
五十年代作品	051	1950s 陶瓷、浮雕
六十年代作品	073	1960s 素描
七十年代作品	085	1970s 素描、陶瓷、浮雕
八十年代作品	333	1980s 陶瓷、浮雕
郑可年表	346	
编后语	348	



## 目 录 CONTENT

忆雕塑家郑可（代序） 黄永玉	003	
郑可先生生平 赵旻	004	
三十年代作品	009	1930s 素描、雕塑
四十年代作品	043	1940s 雕塑、陶瓷
五十年代作品	051	1950s 陶瓷、浮雕
六十年代作品	073	1960s 素描
七十年代作品	085	1970s 素描、陶瓷、浮雕
八十年代作品	333	1980s 陶瓷、浮雕
郑可年表	346	
编后语	348	



## 忆雕塑家郑可（代序）

黄永玉

塞纳河岸有一座纪念碑，我每天都要从它的跟前经过。我太忙，都是急着要赶到目的地去。

这一天，轮到它了。不只它有出色的雕刻，旁边一排树林和嫩绿的草地也非常动人。天哪，是布德尔的作品。

多少年来我一直景仰的雕塑家。家里藏着他的作品集大大小小十来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打听书店里有没有他的画册卖。我是一个布德尔迷毫无疑问。没想到我莫名其妙地来到他作品的跟前。

他是大家都知道的跨腿拉满弓的《射者》的作者。不只是作品震动人心，更重要的他是一位创作思想家。他高明而精辟的艺术主张密度太大，太坚硬，后人要漫长漫长的时间才能一点一滴地消化。他的创作思想是一个丰富的宝藏。在他作品面前，从艺者如果是个有心人的话，会认真地“吮吸”，而不是肤浅的感动。会战栗，会心酸。

他和罗丹同一个时代，罗丹的光芒强大得使他减了色。罗丹的艺术手法“人缘”好，观众较容易登入堂奥；布德尔的手法渗入了绘画，而且有狂放（其实十分谨严）的斧劈之势，堆砌、排列得有时跟建筑几乎不可分割。不只是理论，实践上他明确地提出“建筑性”。

太早了，提得太早了，理论孤僻得令人遗忘。

是逝世不久的郑可先生给我启的蒙，介绍了布德尔的学说。郑可先生的雕塑完全走他的路子。他可能是他的学生。记得他告诉过我，布德尔问过他：

“你来法国做什么？中国有那么伟大的雕塑艺术你不学，这么远跑来这里！”

郑可先生在巴黎15年，他诚恳而勤奋。跟年轻的马思聪、冼星海、李金发是一个时期。他从家里卖了猪、卖了房子才买得起船票来到巴黎的，回国以后的日子仍然朴素诚恳得像一个西藏人，连话都说不好，一说就激动。见到讨厌的人他一句好听的话都没有。衣着饮食都很随和将就，就是艺术的认真和狂热几乎像求爱一样。

他比我早回北京一年。艺术方面他知道得太多，也都想成盆成桶地倾倒给年轻朋友。只可惜他是个纯粹广东人，满口流利的广东方言的普通话，语汇又少，几乎令人听十句懂半句，他的诚恳寓于激情之内，初认识的年轻人会以为他在骂人。唉！其实他的心地多么慈祥宽怀……

他用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为别人解决一切工艺疑难。不光讲，而且动手做。

他懂建筑学，给清华建筑系谈过“巴黎圣母院拱顶相互应力关系”；给北京荣宝斋设计过雕刻木刻版空白底子的机器；教人铸铜翻砂；设计纪念碑；研究陶瓷化学。他还是一个高明的弗卢（银笛）爱好者。甚至写信给北京钟表厂，说他们的钟表如此如彼之不妥。钟表厂派了几个专家去找他，他把家里收藏的所有大钟小钟一股脑儿都送给了来人，还赔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从此杳如黄鹤，镜花水月……

就是没有再作雕塑。

15年在巴黎的学习，一身的绝技，化为泡影。

1948年在香港，因为我开个人画展，他给我做了一个浮雕速写，翻制成铜，至今挂在北京家中墙上。

八十多岁的年纪，住院之前一天，还搭巴士从西城到东郊去为学生上课。住院期间，半夜小解为了体恤值班护士，偷偷拔了氧气管上了厕所，回来咽了气……

前些年他入了党。这使我非常感动。

1952年在香港摆脱最好的待遇全家回到北京。并连忙写信鼓动我回去。在那时他是盛年。他的兴奋和激情远远超过现实对他的信任。1957年他戴了右派帽子。我尊敬和友爱的朋友与前辈们——聂绀弩、黄苗子、吴祖光、小丁、江丰和他都受了苦，也令我大惑不解。我有胆公然申诉的只有郑可先生，我了解他，也愿为他承担一点什么。

我和他一样都没有“群”。没有“群”的人客观上是没有价值的。他一心为祖国贡献了一生，入党是他最大的安慰。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安排更能弥补他的创伤的了。……

我匍匐在布德尔的作品脚下，远处是无尽的绿草和阳光。

我太伤心。

郑可先生！如果能跟你一道重游巴黎多好……

## 郑可先生生平

赵 昱

郑可（1905——1987），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的先驱者、实践者，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家，著名雕塑家。

郑可，本名应能，乳名阿能，1905年5月25日出生于广州，幼年生活在广州的素以金属工艺、牙雕、玉器为著称的手工业区中，受其熏陶，对传统工艺兴趣浓厚。1910年父亲病故，家道中落。1913年入私塾学习，从而获得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1921年考入法国教会学校——广州市圣心中学，在求学期间曾拜广州著名牙雕艺人潘亮为师，学习传统象牙雕刻。而且作为圣心中学乐队的萨克斯手，于1924年与郑厚湖（志声）、罗广洪共同发起创办“中华音乐会”，以广州维新路的一间茶馆为会址，参加者约有三十多人，冼星海也在其中。后经私塾同学伍千里的引见与后来成为著名版画家的李桦结识，从此开启了郑可由传统手工艺制作向系统美术学习的转变。1925在广州工业专科学校一年的机械专业学习，奠定了郑可在今后岁月中从事金属工艺制作的理论与实践基础。1927年通过中山大学签证去法国勤工俭学，郑可乘船从香港到里昂中法大学。同行四人均为中山大学的学生：郑厚湖学音乐、陈节坚学哲学、李子翔学水利、黄士辉学农学。正是这一年，签证填表时将名字“应能”改为“可”，从此“郑可”两字伴随先生随后的风雨人生。

二十二岁的郑可来到当时艺术教育发达的法国，只身在法国初等美术学校（哥伦诺布美术职业中学）学习，凭借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两年后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法国国立高等美术学院雕塑系，师从著名雕塑家布歇；同时，还在巴黎装饰美术学院学习家具设计、染织、陶瓷、玻璃工艺、金属工艺等等，老师是巴黎染织学会主席弗路。虽然郑可在法国留学期间的习作、创作，我们今天很难再窥其全貌，但他在入校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1931年春）就以两件半身人物雕像获得法国沙龙奖，足以证明年仅二十六岁的旅法中国学子在艺术方面的禀赋和才华，也体现了当时法国艺术界对其作品风格、水平的肯定。

1933年郑可与常书鸿共同发起成立“中国留法艺术学会”，担任第一届展览股股长。同年，中国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军需处处长找到郑可，要他在法国学习室内装饰，并供给其生活费。当时十九路军供给中国留学生生活费的共有三人，即郑可、冼星海和马思聪（后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目的是回国后在十九路军将要兴办的大学内任教。此项决定促使郑可由雕塑而转入设计，其人生的诸多磨难与成就也皆来源于此。

1934年郑可学成回到广州，除了在勤勤大学建筑系及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任教外，还为广州、香港的几个大厦、剧场、乐园、舞厅设计和监制了建筑装饰，其中以百乐门舞

厅、爱群大厦的装饰雕塑最有影响。从今日已经泛黄的爱群大厦装饰雕塑照片中，我们不难发现郑可将他对中西文化的修养融为己用的艺术观念，这也决定了他此后几乎一生所走的艺术与设计道路。

1935、1936年，郑可曾在广州举办过两次个人作品展，一次以浮雕和圆雕人像为主，展示出他在雕塑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另一次主要是陶瓷雕塑，其中大部分作品具有实用功能，反映出在艺术与工艺技术的结合上，他注重艺术的实用性和工艺的艺术化。

具有敏锐捕捉力的郑可，在当时尚未形成巨大影响的包豪斯设计思潮中，意识到了一种足以支配未来新兴设计的理念。这大概缘于他曾在广州工业专科学校学习机械一年的经历，使他能够很快接受为机械生产而设计的思想。学成回国后的青年郑可，为了进一步考察包豪斯，1937年再度赴法国巴黎，参观了以“现代世界的艺术和技术”为主题的世界博览会。他怀着满腔的抱负，希望工业落后的旧中国在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同时，使工业美术既是民族的、又是现代的，寻求将传统工艺美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发展之路。

1938年，郑可从法国回国途中，得悉广州已被日寇占领，归途受阻，于是接受留法学生张汝器之邀暂居新加坡，在一所家具公司从事设计工作。这一时期先生设计制作了一批家具、灯具，还从事了不少室内装潢设计工作。正是这段在炮火纷飞年代中的现代工业设计实践，使先生逐渐消化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设计理念，为后来成为中国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与艺术设计教育的先行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身处异国他乡的郑可也积极投入到抗战救国的大潮中。为支援国内抗战募捐，先生在新加坡设计了一件大型浮雕作品，并送往香港铸锡，但因香港迅速沦陷，这件大型作品最终没能铸成，迫使先生不得不离开香港绕道广西柳州。在国民党将领张发奎资

助下，成立了“郑可工作室”，一批有才华的青年人，汇集在郑可身边，踌躇满志地准备开始新的工作。满腔热情的郑可和他的助手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件能够表现抗战题材的作品之中——“光复桂南纪念碑”（铸铜）。这是郑可工作室的第一件作品。碑座上有两大块浮雕，一块是中国士兵在丛林里打击日寇，敌人狼狈溃逃的情景；另一块描绘战后人们重返家园、盖房种地的情景（见048页）。浮雕用芦苇和野草把几个场面自然地分离开，可见先生的匠心独运。令人遗憾的是作品安装后不久，又遭遇战事，战火毁掉了先生的作品，毁掉了先生作品中所向往的理想生活，也毁掉了先生费尽苦心经营的工作室。

早在四十年代初，曾就学于郑可先生门下的学生有：尹积昌、高永坚、许家光、何燕明等。

1949年金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怀着满腔爱国热情的海外游子纷纷投入祖国怀抱。郑可在廖承志先生的力邀下，于1951年下半年与张光宇、张正宇等人作为新中国从香港接回来的第一批专家回到祖国，定居北京。

郑可是将其在香港的几家工厂变卖后，带着机器设备、工人技师和家眷回国的。梁任生先生曾感慨万千地形容说，先生就好像是驾着飞机，带着枪炮回国参军的战士一般，为百废待兴的工艺事业及建设事业注入一股新鲜血液。先生最初被安排主持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美术工厂的工作。1952年调入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任教授，讲授雕塑和素描等课程。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先生又随之转入，任教授。一年后被错划为右派，调离学院，到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三年后的1959年才重返学院，主持陶瓷雕塑专业的教学。这八年间，先生即使受到不公正待遇，仍心系祖国的建设和新中国的实用工艺发展，全身心投入到当时诸多的设计任务之中，如：新侨饭店的筹建，包括室内设计、装饰雕塑及配套陶瓷餐具的设计；“建国瓷”的设计生产；“出国展览瓷”和漆器等工艺品的设计生产；监造“八·一

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设计监造元帅服、将军服的领徽、帽徽、铜扣等金属饰件；改进硬币设计；将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工艺美术生产相结合，在艰苦的条件下研究成功了“电动磨玉”、“超声波雕刻玉器”、“电成型”、“失蜡铸造”、“旋压成型”、“滚胎成型”等新工艺，把现代科技引入原为手工操作的领域内，缩短了工时，提高了生产效率；还为轻工业部做过玩具和模具规划等等。所有这些艺术工程都凝聚了郑可的心血。

曾经有人讽刺郑可是“包豪斯加孔老二”，先生却以此自勉，因为这正是他艺术设计实践和教育的目标。如果中国的艺术设计能够真正处理好“包豪斯”与“孔老二”的关系，中国必将立于现代设计的强国之林。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老院长张仃曾这样说：“他是全武行，什么课让他上，都行。中国有这两下子的只有郑可。”这正说明“应能”、“可”不仅是先生的名字，也是先生的座右铭和他一生追求的写照。先生的广博学识，又通过数十年教学实践传给了众多的学生。更为重要的是，先生的许多超前的思想和意识，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和他同龄人。他毕生致力于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中国工业的发展、手工业的改进相结合，致力于将新兴的设计教育理念植入传统的美术与艺术设计教育体制中，其探索与实践，无不显示出具有开拓性的意义。特别应当指出的是，郑可不仅是一位艺术实践者，同时也是一位现代艺术设计理论深入系统的研究者。郑可撰写了许多教案和文章，还自费请人合译外国现代工业设计的理论著作，如：《现代设计》《现代工艺简史》《工业设计总论》《设计教育》《美国美术中心学校的设计教育》等共约一百多万字，并起草了“现代工艺设计教学纲要”与“成立现代工艺系的建议书”等等。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原因和国内对现代设计认识上的局限，这些译著和先生自己撰写的文章，不可能被发表。今日，高举现代设计之旗的包豪斯，已在中国大地上广为流传，可是先生留下的那些珍贵的书稿、文章却仍未能发表，不禁令人感叹歎歟！

1978年，郑可主持装饰雕塑班的教学，同年“郑可工作室”正式成立，先生参考包豪斯学院的教学体系并总结多年来的教学经验，提出“锥形互套教学法”“一条龙教学法”和“航海教学法”，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体系。

郑可的素描教学独有建树，在当时，既不同于徐悲鸿先生的素描教学体系，也不同于当时十分流行的前苏联契斯恰科夫的素描教学体系。先生认为素描不是目的，而是一种培养造型能力的基础训练手段，同时，是一种增进艺术表现力与审美能力的修养，应该进行有效的训练。在素描教学中，先生倡导“整体观察、放笔直取、反复比较、一气呵成”，这十六个字堪称是造就艺术人才的经典之句。

在教学中郑可先生重视“一专多能”，通才培养，并在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上大胆改革，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对我们今天的教学仍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作为雕塑家的郑可先生，娴熟的雕塑技巧，生动而富有表现力的教学示范，使许多学生为之倾倒；郑可在浮雕方面造诣之深更是有口皆碑。他在“以凹作凸”“纳光纳阴”“企位变化”的浮雕理论支撑下，形成个人风格鲜明的浮雕范式。而先生对各种机器设备的通晓，制作工具的能力，则使学生们更加敬重这位德、艺、工融合于一身的教授。先生回国后曾指导过缩刻技术、放大技术、镀金（银）、烫金等技术的发展。先生始终认为，艺术家不应仅仅懂得绘画，更应关注机器设备的技术革新与发明创造。

晚年的郑可在雕塑方面倾注了更多的心智和体力，创作了大量陶瓷雕塑和浮雕人像，还主持设计了一些大型雕塑。不论是为北京密云县制作的雕塑《拓荒牛》，还是山东淄博市大型锻铜雕塑《奔马》，都显示出一股倔强不屈、昂扬奋进的精神。1982年，他以77岁的高龄只身赴南斯拉夫阿兰杰洛瓦茨，参加“大理石和声音”学会举办的艺术节，创作了陶雕“钟馗”和一座喷水池，当时的南斯拉夫报刊还曾发表专文对其进行评论。

郑可先生的艺术创作多集中于早期的求学阶段和晚年。青壮年时期由于战乱和政治原因，没法安心进行个人创作。但作为一个爱国者、一个艺术家，他的一身绝技和全部精力并非仅仅都倾注在个人的雕塑事业上，而是毕生不懈地将自己的追求与国家、社会和学科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历史公正而客观地肯定了作为现代艺术设计先驱者、实践者和教育家的郑可。百年的郑可，是中国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和现代雕塑艺术发展的浓缩。百年的郑可与郑可的百年，既是历史与现实的交融，更是对未来发展不可或缺的具有启示意义的参照。



30年代留法合影（前排左一曾竹韶、左三王临乙、中排右一吕斯百、右三刘开渠、右四王子云、后排左一郑可、左二常书鸿、左三陈芸秀、左八唐一禾、左九秦宣夫）



30年代留法合影（前排左一徐悲鸿、左四郑可、左五唐一禾，中排右一常书鸿、右二吕斯百、右三曾竹韶、右七秦宣夫）



#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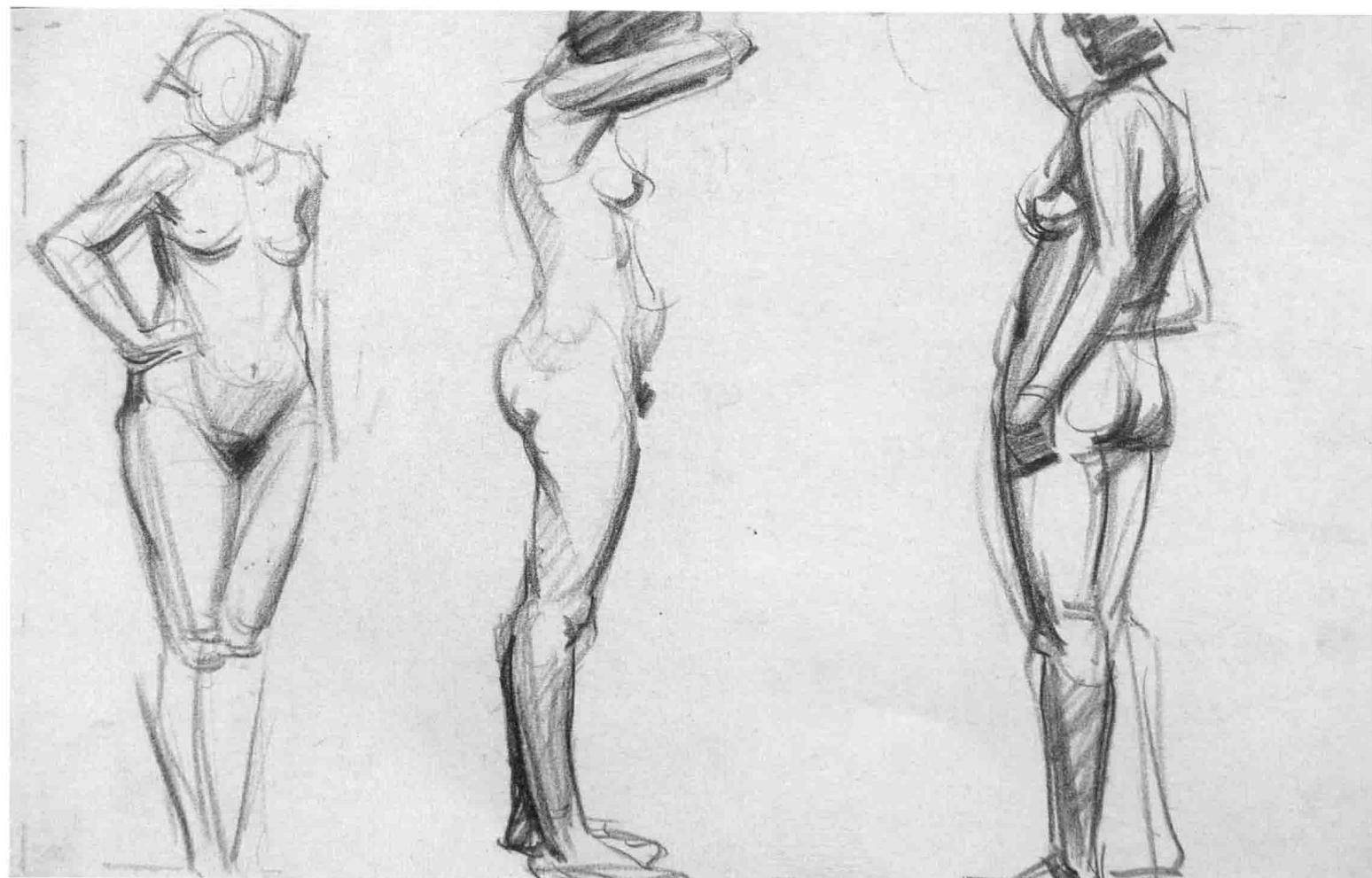
三十年代作品 素描 · 雕塑

女人体

上下两图 炭精条 43×36cm 30年代（法国）

Women nude

above&following Charcoal 43×36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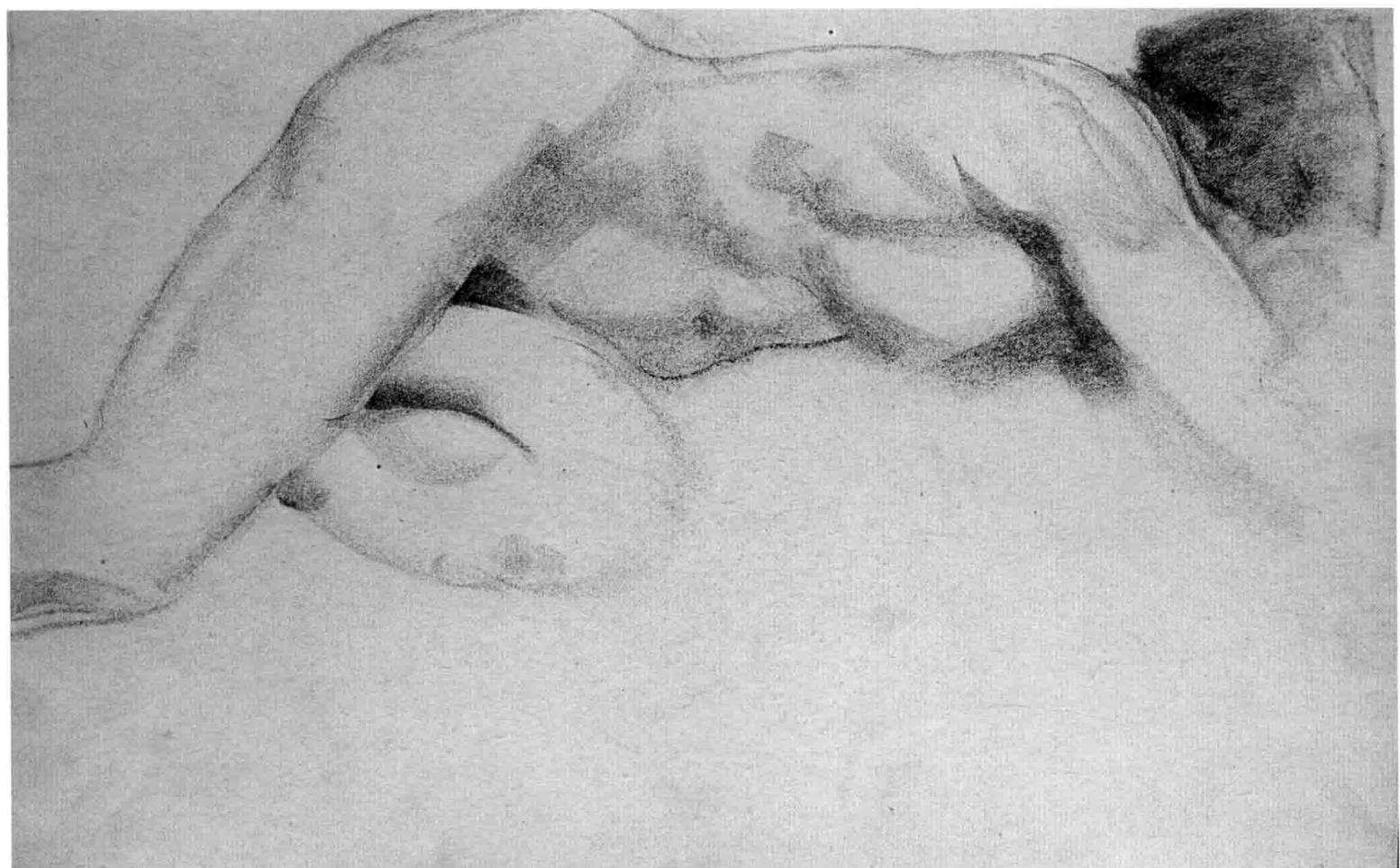


女人体

上下两图 炭精条 43×36cm 30年代（法国）

Women nude

above&following Charcoal 43×36cm





女人体

左图 铅笔 36×43cm 30年代（法国）

Women nude

left Pencil 36×43cm

男人体

下图 铅笔 36×43cm 30年代（法国）

Men nude

following Pencil 36×43cm

